

春秋左傳正義

十九

春秋正義卷第二十三

襄公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等奉

勅撰

經二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癸酉朔日有食

之無傳二月己巳杞伯旬卒

五同盟

疏

注五同盟正義曰旬

以七年即位九年盟于戲十一年于亳城北十六年于濮梁十九年于祝柯二十年于澶淵皆魯杞俱在是五同盟

夏邾甲我來奔

無傳甲我是庶其之黨同有竊邑叛君之罪來奔故書

疏

注甲我至故書正義曰杜從賈說以為庶其之黨同有竊邑叛君之罪劉炫規過云杜此注云庶其之黨庶其奔

魯三年若是其黨邾人即應討之何因至今始奔庶其以邑奔魯魯人還以賜之甲我不得彼邑竊邑之狀復何在焉釋例又曰小國之卿或命而禮儀不備或未加命數故

不書之邾甲我之等其奔亡亦多所書唯數人而已知其合制者少也如彼所說又以甲我是卿何為兩說自相矛盾乎炫以為釋例是集解非今剛定知不然者原杜之意

以二十一年邾庶其竊邑來奔去此既近邾更無事今甲我來奔必是庶其之黨同有竊邑叛君之罪春秋之例命卿有罪出奔皆書名甲我書名罪其與庶其同黨非謂

甲我非命卿與釋例不違劉不曉杜旨妄為規過非也

葬杞孝公

無傳

陳殺其大夫慶虎及慶寅

書名

皆罪其專國叛君言及史異辭無義例

陳侯之弟黃自楚歸于陳

諸侯納之曰歸黃至楚自理得直故為楚所納

疏

注書名至義例正義曰被殺書名是罪之文故以專國



叛君為二慶罪狀成十七年晉殺其大夫卻錡卻犇卻至
哀四年蔡殺其大夫公孫姓公孫霍皆不言及文九年晉
殺其大夫士穀及箕鄭父與此並言及傳無其說知是史異辭無義例也晉欒盈復入

于晉以惡入入于曲沃兵敗奔曲沃據曲沃眾還與君爭非欲出附他國故不言

叛疏注兵敗至言叛正義曰案傳欒盈潛入曲沃乃率曲沃之甲以入晉都及敗又入于曲沃潛入之

時晉人不覺及敗後更入晉人以其狀告故先書復入于晉後言入于曲沃謂其敗而後入故云兵敗奔曲沃也不

言叛者叛謂以邑叛屬他國欒盈既入曲沃據曲沃之眾與君戰爭兵敗而死終亦不附他國故不言叛也然則昭

二十一年宋華亥入于宋南里以叛定十一年宋公之弟辰入于蕭以叛十三年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荀寅入于

朝歌以叛皆非叛屬他國而並書叛者彼皆與國相拒不勝而即出奔得歸乃言復國皆有叛屬他國之意故本國

皆以叛告此欒盈與君爭勝不勝即死未有叛屬他國之意故晉人不以叛告也秋齊侯伐

衛遂伐晉兩事故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

次于雍榆豹救晉待命于雍榆故書次雍榆晉地汲郡朝歌縣東有雍城疏注兩事故

言遂正義曰遂者因上事生下事之辭是兩事故曰遂僖二十八年晉侯侵曹晉侯伐衛亦是一舉而為兩事不

言遂者於彼注云再舉晉侯者曹衛兩來告然則此言遂者齊人來告以齊告為文故言遂也己卯仲

孫速卒孟莊子也冬十月乙亥臧孫紇出奔邾

書名者阿順季氏為之廢疏注書名至罪之正義曰長立少以取奔亡罪之書名是罪之文案傳紇為

孟氏所譖其奔非紇之罪故杜以阿晉人殺欒盈順季氏廢長立少為紇之罪狀也

齊侯龍襲莒

輕行掩其不備曰襲因伐晉還襲莒不言遂者間有事

疏

注輕行至有事

正義曰莊二十九年傳例曰凡師有鐘鼓曰伐無曰侵輕曰襲是輕者舍其輜重信道輕行掩其不備曰襲傳言齊侯還自晉不入遂襲莒經不言遂者間有他事故也若然僖六年夏公會齊侯云云伐鄭秋楚人圍許諸侯遂救許二十八年公會晉侯云云于温天王狩于河陽云云諸侯遂圍許彼亦間有他事而言遂者兩事言遂取其省文彼二者公皆親在事不待告故遠承上事揔言諸侯遂行此書齊事雖告稱遂行襲莒亦不可書遂為間有數事與前文隔絕故也

傳二十三年春杞孝公卒晉悼夫人喪之

悼夫人晉平公母杞孝公姊妹

平公不徹樂非禮也

徹去禮也

為鄰國闕

禮諸侯絕期故以鄰國責之

疏

注禮諸至責之正義曰杞孝公晉平公

之舅也尊同則相為不降平公於禮為舅當服總麻三月但總麻既輕其恩不過鄰國故傳言禮為鄰國闕也杜言諸侯絕期者據禮之正法言諸侯尊降其親雖有本服期者亦當為之闕故以鄰國責之禮父在為母服期喪絕旁期非母也陳侯如楚公子黃愬二慶於楚楚

人召之

二慶虎及寅也二十年二慶譖黃黃奔楚自理今陳侯往楚乃信黃為召二慶

使慶

樂往殺之

慶樂二慶之族二慶畏誅故不敢自往

慶氏以陳叛

因陳

侯在楚而叛之不書叛不以告

夏屈建從陳侯圍陳陳人城

治城以距君

板隊而殺人役人相命各殺其

長

慶氏忿其板隊遂殺築人故役人怒而作亂

遂殺慶虎慶實楚人

納公子黃君子謂慶氏不義不可肆也

肆

也 故書曰惟命不于常

周書康誥言有義則存無義則亡

疏

君子至于常

正義曰杜言慶氏以陳叛不書不以告則傳載君子之言其意不為經也君子自論慶氏之罪所

為不義不可放肆以為宜其誅滅故引尚書康誥言天命之不予常有義則存無義則亡慶氏族有二卿為不義之

故而並喪亡故君子論其事傷之也服虔以為傳發此言為不書慶氏以陳叛為楚所圍稱國以殺不成惡人肆其

志也服意見元年圍宋彭城追書繫宋不登叛人謂此亦宜然故為此解然叛是大罪若書為叛其惡益明何當匿

其罪名謂之不可肆也若慶氏不可放肆故不書其叛則林父華亥趙鞅首寅之徒豈皆可使放肆而書其叛乎且

春秋正義卷二十三

四

詩

傳文不言書經之意知其不為經也故杜以為跋不告故不書耳

晉將嫁女于吳

齊侯使析歸父媵之以藩載藥盈及其士

藩車之有障蔽者使若媵妾在其中

納諸曲沃

藥盈邑也

藥盈夜見胥午

而告之

胥午守曲沃大夫

對曰不可天之所廢誰能

興之子必不免吾非愛死也知不集也

集

也 盈曰雖然因子而死吾無悔矣我實不

天子無咎焉

言我雖不為天所祐子無天咎故可因

許諾伏之而

觴曲沃人

胥午匿盈而飲其衆

樂作午言曰今也得

不孺子何如孺子對曰得主而為之死猶

不死也皆歎有泣者爵行又言皆曰得主

何貳之有盈出徧拜之謝衆之思已四月藥盈

帥曲沃之甲因魏獻子以晝入絳獻子魏舒絳晉國都

初藥盈佐魏莊子於下軍莊子魏絳獻子之父獻子私

焉故因之私相親愛趙氏以原屏之難怨藥氏成

莊姬譖之藥卻為衛韓趙方睦韓起讓趙武故和睦中行氏以伐

秦之役怨藥氏十四年晉伐秦藥厲違荀偃命曰余馬首欲東而固與

范氏和親范宣子佐中行偃於中軍知悼子少而聽於中

行氏悼子知罃之子荀盈也少年十七知氏中行氏同祖故相聽從程鄭嬖於公

鄭亦荀氏宗唯魏氏及七輿大夫與之七輿官名樂王鮒

侍坐於范宣子或告曰藥氏至矣宣子懼

相子曰奉君以走固宮必無害也相子樂王鮒且

藥氏多怨子為政藥氏自外子在位其利

矣既有利權又執民柄賞罰為民柄將何懼

氏所得其唯魏氏乎而可強取也夫

克亂在權子無懈矣公有姻喪夫入有王鮒

使宣子墨縗冒經晉自殺戰還二婦人輦以

如公恐藥氏有內應距之奉公以如固宮固言宮

觀備范鞅逆魏舒用王鮒計則成列既乘將

逆藥氏矣趨進曰藥氏帥賊以入鞅之父

與二三子在君所矣二三子使鞅逆吾子鞅

請驂乘持帶驂乘必持遂超乘跳上獻右撫

劍左援帶劫命驅之出僕請請所鞅曰之

春秋三義二二三

六

劉昭

公宣子逆諸階逆獻執其手賂之以曲沃

恐不與初斐豹隸也著於丹書蓋犯罪沒為官

藥氏之力臣曰督戎國人懼之斐豹謂宣

子曰苟焚丹書我殺督戎宣子喜曰而殺

之所不請於君焚丹書者有如日言不負要

乃出豹而閉之閉著督戎從之踰隱而待之

隱短督戎踰入豹自後擊而殺之范氏之

徒在臺後公臺藥氏乘公門乘登宣子謂

鞅曰矢及君屋死之鞅用劔以帥卒

用劔短兵接敵

欲致死欒氏退攝車從之

鞅攝宣子戎車

遇欒樂

樂盈之族

曰樂免之死將訟女於天

言雖死猶不舍女罪

樂射

之不中又注

注屬矢於弦也

則乘槐本而覆

欒樂車轆槐而

覆或以戟鉤之斷肘而死欒魴傷欒芻罍奔

曲沃晉人圍之

魴欒氏族

疏

晉將至媵之將嫁女為吳之夫人齊以

正義曰晉

女為媵使折歸父送媵女於晉令與適俱行也禮媵同姓適異姓今晉嫁女於同姓齊以異姓為媵皆非禮也而不言非禮者但傳本主說欒盈不言事之可否注悼子至聽從正義曰十三年傳云荀息卒十四年傳言盈生六年而武子卒是其少也知悼子荀首之孫中行吳荀林父之曾孫首是林父之弟首為知氏林父為中行氏是同祖也悼子是荀吳二從叔父故相聽從計悼子年十六不得為十七是故沈氏云後人傳寫誤劉炫以此而規杜氏非也程鄭嬖於公正義曰鄭雖非卿亦是彊族言嬖於公見其不助欒氏注七輿官名正義曰僖十年傳言七輿大夫杜云侯伯七命副車七乘謂副車每車有一大夫主之則此七輿大夫杜亦為主副車之官也劉炫云若是主公車則當情親於公不應曲附欒氏服虔云下軍輿帥七人炫謂服言是且欒至民柄正義曰欒氏多怨言易克既有為利之權又執民之八柄注賞罰為民柄正義曰周禮大宰以八柄詔王馭羣臣一曰爵二曰祿三曰子四曰置五曰生六曰奪七曰廢八曰誅此八者爵祿子置生是賞也奪廢誅是罰也賞罰二事分為八名此時臨與敵戰唯賞罰而已故以賞罰言之鄭玄云柄所秉執以起事者也然則柄以器物為喻若用斧之執其柄也

注夫人有杞喪 正義曰隱元年傳說葬之節云士踰月外姻至則姻是外親之摠名杞孝公卒夫人有兄弟之服是有杞喪也傳言公有姻喪注言夫人有杞喪者下文樂王鮒使宣子墨縷冒經詐為夫人故也案經葬杞孝公之下始書樂盈復入于晉則樂盈之入在孝公葬後杜解諸侯既葬除服而夫人猶有服者葬杞孝公書魯使去之日樂盈入晉當在葬杞孝公之前故夫人猶有服故得詐為之也 墨縷冒經 正義曰夫人為其兄弟當大功喪服大功布衰裳牡麻經冒經者言以經冒其首也樂王鮒使宣子詐為夫人孝服也 奉公以如固宮 正義曰晉語云范宣子以公入于襄公之宮蓋襄公有別宮牢固故謂之固宮 注蓋犯至其罪 正義曰周禮司厲職云其奴男子入于罪隸女子入于春臺鄭玄云奴從坐而沒入縣官者男子同名杜用鄭說以無正文故云蓋以斐豹請焚丹書知以丹書其籍近世魏律緣坐配沒為工樂雜戶者皆用赤紙為籍其卷以鈆為軸此亦古人丹書之遺法

春秋正義二十三

八

魏奇

注魴樂氏族 正義曰服虔云魴盈之子俱無文也計樂盈宣子之外孫胥午謂為孺子未得有子已堪戰十九年樂魴已帥師伐齊必非樂盈子故杜以為樂氏族世族譜樂魴為樂氏族以樂樂為雜人不知杜意何故也 秋

齊侯伐衛先驅穀榮御王孫揮召揚為右

先驅前 鋒軍 申驅成秩御莒恒申鮮虞之傅執為

右 申驅次前軍傳 執申鮮虞之子 曹開御戎晏父戎為右 公御右也

貳廣上之登御邢公盧蒲癸為右 貳廣公 副車 啓

牢成御襄罷師狼遽疏為右 左翼 肱商子車

御侯朝栢跳為右 右翼 肱 大殿商子游御夏

之御寇崔如為右

大殿後軍

燭庸之越駟乘

四人

共乘殿車也傳具載此言莊公廢舊臣任武力

自衛將遂伐晉晏平仲

曰君恃勇力以伐盟主若不濟國之福也

不德而有功憂必及君崔杼諫曰不可臣

聞之小國聞大國之敗而毀焉必受其咎

君其圖之弗聽陳文子見崔武子

文子陳完之孫須無

武子崔杼也

曰將如君何武子曰吾言於君君弗

聽也以為盟主而利其難羣臣若急君於

春秋正義二十三

九

吳有

何有

言有急不能顧欲弑之以說晉

子姑止之文子退告其

人曰崔子將死乎謂君甚而又過之

弑君之惡過於

背盟

不得其死過若以義猶自抑也況以

惡乎

自抑損

疏

申鮮虞之傳擊為右正義曰俗本多云由鮮虞之子今案注云傳擊申鮮虞

之子若傳先有子字無則此注故今定本皆無注左翼曰啓正義曰左翼曰啓右翼曰肱賈逵以為此言或當

有成文也且此傳上下先驅申驅是前軍也大殿是後軍也明啓肱是在旁之軍說文云肱掖下也肱是在旁明矣

凡言左右以左為先知啓是左也名之曰啓或使之先行詩云以先啓行服虔引司馬法謀帥篇曰大前驅啓乘車

大晨倅車屬焉大晨大殿也音相似如服言古人有名軍為啓者

齊侯遂伐晉取

朝歌

朝歌今屬汲郡

為二隊入孟門登大行

二隊分兵為二

部孟門晉隘道大行山在河內郡北

張武軍於熒庭

張武軍謂築壘壁熒庭晉地

成郟邵

取晉邑而守之

封少水

封晉尸於少水以為京觀

以報平陰

之役乃還

平陰役在十八年

趙勝帥東陽之師以

追之獲晏釐

趙勝趙旃之子東陽晉之山東魏郡廣平以北晏釐齊大夫

八月

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禮也

救盟主故曰禮

疏

注張武軍謂築壘壁戰勝潘黨請築武軍昭十三年傳子于帥陳蔡之師

正義曰宣十二年傳稱楚既入楚陳蔡請為武軍蔡公曰欲日役病矣請藩而已乃藩為軍以此知武軍謂築壘壁也張謂張設築作之具服

王二二九

春秋正義二二二

十

陳彭

虔云張設旗此也

注趙勝至大夫

正義曰昭二十二年傳曰荀吳略東陽遂襲鼓滅之鼓在鉅鹿居山之東山

東曰朝陽知東陽是寬大之語摠謂晉之山東故為魏郡廣平以北二年齊晏弱城東陽以福萊哀八年吳伐魯克

東陽而晉齊魯皆有東陽名同而實異服虔以東陽為魯邑繆之甚矣東陽之師謂下文叔孫豹所帥者也

注救盟主故曰禮正義曰公羊傳曰曷為先言救而後言次

先通君命也僖元年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公羊傳曰曷為先言次而後言救君也其意言君則進止自由

故先次後救臣則先通君命故先救後次賈氏取以為說謂此傳云禮者言其先救後次為得禮也釋例曰所記或

次在事前次以成事也或次在事後事成而次也皆隨事實無義例也叔孫豹次于雍榆傳曰禮者善其宗助盟主

非以次為禮也齊相次于聶北救邢亦以存邢具其器用師人無私見善不在次也杜以此故

季武子無適子言救盟主故曰禮所以明異舊說也

公彌長而愛悼子欲立之

公彌公鉏悼子紇也

訪於申

豐曰彌與紇吾皆愛之欲擇才焉而立之

申豐趨退歸盡室將行

申豐季氏屬大夫

他日又訪

焉對曰其然將具敝車而行

其然猶必爾

乃止

止不立紇訪於臧紇臧紇曰飲我酒吾為子立

之季氏飲大夫酒臧紇為客

為上賓

既獻

酒臧孫命北面重席新樽絜之

酒樽既新復絜澡之

召

悼子降逆之大夫皆起

臧孫下迎悼子

及旅而召

公鉏

獻酬禮異而通行為旅

使與之齒

使從庶子之禮列在悼子之下

季孫

失色

恐公鉏不從

季氏以公鉏為馬正

馬正家司馬

愠

而不出閔子馬見之

閔子馬閔馬父

曰子無然禍福

無門唯人所召為人子者患不孝不患無

所

所位處

敬共父命何常之有

言廢置在父無常位也

若

能孝敬富倍季氏可也

父寵之則可富

茲回不軌

禍倍下民可也

禍甚於貧賤

公鉏然之敬共朝夕

恪居官次

次舍也

季孫喜使飲已酒而以具

往盡舍旃

具饗燕之具

故公鉏氏富又出為公左

宰

出季氏家臣仕於公

孟孫惡臧孫

不相善

季孫愛之

其愛

成己志

孟氏之御騶豐點好羯也

羯孟莊子之庶子孺子秩之弟

孝伯也

曰從余言必為孟孫

為孟孫後

再三云羯從

之孟莊子疾豐點謂公鉏苟立羯請讎臧

氏

使孟氏與公鉏共憎臧孫

公鉏謂季孫曰孺子秩固其所

也

固自當立

若羯立則季氏信有力於臧氏矣

臧氏

因季孫之欲而為定之猶為有力今若專立孟氏之少則季氏有力過於臧氏

弗應己卯孟

春秋正義二十三

三

吳中

孫卒公鉏奉羯立于戶側

戶側喪主

季孫至入

哭而出曰秩焉在公鉏曰羯在此矣季孫

曰孺子長公鉏曰何長之有唯其才也

季孫

廢鉏立統云欲擇才故以此答之

且夫子之命也

遂誣孟孫

遂立羯

秩奔邾臧孫入哭甚哀多涕出其御曰孟

孫之惡子也而哀如是季孫若死其若之

何臧孫曰季孫之愛我疾疢也

常志相順從身之害

孟孫之惡我藥石也

常志相違戾猶藥石之療疾

美疢不

如惡石夫石猶生我愈已疾也痰之美其毒滋

多孟孫死吾亡無日矣孟氏閉門告於季

孫曰臧氏將為亂不使我葬欲為公鉏讎臧氏季孫

不信臧孫聞之戒戒為備也冬十月孟氏將辟

藉涂於臧氏辟穿藏也於臧氏借人除葬道臧孫使正夫助

之正人遂丁除於東門甲從已而視之畏孟氏故從甲士視作者孟

氏又告季孫季孫怒命攻臧氏見其有甲故乙亥

臧紇斬鹿門之闕以出奔邾魯南城東門初臧

宣叔娶于鑄生賈及為而死鑄國濟北蛇丘縣所治繼

室以其姪女子謂兄弟之子為姪穆姜之姨子也姪穆姜姨母之

子與穆姜為姨昆弟生紇長於公宮姜氏愛之故立之

立為宣叔嗣臧賈臧為出在鑄還舅氏也臧武仲自邾

使告臧賈且致大蔡焉大蔡大龜曰紇不佞矣

守宗祧遠祖廟為祧敢告不弔不為天所弔恤紇之罪不

及不祀言應有後子以大蔡納請其可請為先人立後賈

曰是家之禍也非子之過也賈聞命矣再

拜受龜使為以納請賈使為遂自為也為自

臧孫如防防臧孫邑使來告白紇非能害也知

不足也言使甲從己但慮事淺耳非敢私請為其先入請也苟守先

祀無廢二勳二勳文仲宣叔敢不辟邑據邑請後故孔子以為要君

乃立臧為臧紇致防而奔齊其人曰其盟

我乎謂陳其罪惡盟諸大夫以為戒臧孫曰無辭廢長立少季孫所忌故謂

無辭以罪己將盟臧氏季孫召外史掌惡臣而問

盟首焉惡臣謂奔亡者盟首載書之章首對曰盟東門氏也曰

春秋正義二十三

毋或如東門遂不聽公命殺適立庶文公命止子惡

公子遂殺之立宣公盟叔孫氏也曰毋或如叔孫僑如

欲廢國常蕩覆公室謂譖公與季子孟於晉季孫曰臧

孫之罪皆不及此孟椒曰盍以其犯門斬

關季孫用之乃盟臧氏曰無或如臧孫紇

干國之紀犯門斬關干亦犯也臧孫聞之曰國

有人焉誰居其孟椒乎孟椒孟獻子之孫子服惠伯居猶與也疏

注獻酬至為旅正義曰案鄉飲酒禮主人席於阼階上西面賓席於堂戶西南面介席於西階上東面眾賓席於

上賓之西南面初賓介及衆賓至立於門外東面主人出迎于門外西面主人延賓入及介衆賓等立於西階下主人揖賓升主人酌酒於阼階上拜獻賓賓西階上拜受飲卒爵酌酒以酢主人主人阼階上飲卒爵又酌酒先自飲以酬賓賓拜受酬酒奠于薦東賓降主人又酌酒於西階上獻介介於西階上受爵飲卒爵酌以酢主人主人於西階上受爵飲卒爵介降主人又酌酒於西階上獻衆賓衆賓飲訖降引樂工入歌詩主人獻樂工又引笙入立於堂下主人獻笙師訖主人及賓介衆賓等皆升就席乃立相者爲司正使弟子一人舉觶於賓賓酬主人主人酬介介酬衆賓是爲旅也杜言獻酬禮畢者謂獻酬賓介及衆賓禮畢也言通行爲旅者謂一人舉觶於賓旅衆相酬通至於下案鄉飲酒禮未旅以前賓介皆立此傳云大夫皆起則季氏飲大夫酒未必純如鄉飲酒禮則獻酬事訖大夫皆坐然則既獻召悼子者謂獻臧紇及大夫訖而召悼子至旅酬之時而召公鉏 若能至民可也 正義曰悼子

既爲適子將承季氏之後故謂悼子爲季氏下言爲孟孫其意亦然富倍季氏言可過悼子也姦回不軌更獲罪戾非徒貧賤而已是爲倍下民故杜云禍甚於貧賤也 孟氏之御騶 正義曰成十八年傳曰程鄭爲乘馬御六騶屬焉使訓羣騶知禮注云六騶六閑之騶則騶是掌馬之官蓋兼掌御事謂之御騶 信有力於臧氏矣 正義曰不應得而得之則彼荷其恩故功力多也 立于戶側 正義曰喪大記云大夫之喪主人坐于東方此立于戶側則在室戶之東西面立也禮記云坐此云立者以季孫來故立耳 孟孫至石也 正義曰治病藥分用石本草所云鍾乳礬磁石之類多矣 夫石猶生我 正義曰服虔云夫謂孟孫也桓十三年傳夫固謂君夫豈不知服虔云夫謂闕伯比也二十六年傳夫不惡女乎服虔並云夫謂大子也其年又曰夫獨無族姻乎杜云夫謂晉也三十一

年傳夫亦愈知治矣杜云夫謂尹何皆謂所斥前人爲夫此言之類也 注正夫遂正 正義曰七年傳稱叔仲昭

伯為隧正謂南遺請城費吾多與而役是役夫遂正所主
知此正夫是遂正也遂正當屬司徒臧氏為司寇而借之
於臧氏者蓋當時臧氏兼主掌之注魯南城東門正
義曰蓋舊名猶在相傳如此也且邾在魯之東南奔邾出

此門為便注姪穆至昆弟正義曰釋親云妻之姊妹
同出為姨孫炎曰同出俱已嫁也然則據父言之謂之姨

據子言之當謂之從母但子效父語亦呼為姨姨子昆弟
即喪服從母昆弟是也故曰姨昆弟注大蔡大龜正

義曰漢書食貨志云元龜為蔡論語云臧文仲居蔡家語
稱漆彫平對孔子云臧氏有守龜其名曰蔡文仲三年而

為一兆武仲三年而為二兆是大蔡為大龜蔡是龜之名
耳鄭玄云出蔡地因以名焉非也注言應有後正義

曰禮天子封諸侯以國諸侯賜大夫以族天子不滅國諸
侯不滅族有小罪則廢其身擇立次賢使紹其先祀論語

云興滅國繼絕世謂此也必有大罪乃得滅之周禮大司
馬云外內亂鳥獸行則滅之是也武仲自言罪輕不及於

不祀言其應有後也注二勲文仲宣叔正義曰哀二
十四年傳曰晉侯將伐齊使來乞師曰昔臧文仲以楚師

伐齊取穀臧宣叔以晉師伐齊取汶陽寡君欲徵福於周
公願乞靈於臧氏是二勲謂文仲宣叔也季孫召外史

正義曰周禮外史掌書外令掌四方之
志今季孫召外史蓋魯亦立此官也晉人克欒盈

于曲沃盡殺欒氏之族黨欒魴出奔宋書

曰晉人殺欒盈不言大夫言自外也自外犯

非復晉齊侯還自晉不入不入遂襲莒門于

且于且于傷股而退齊侯明日將復戰期

于壽舒壽舒杞殖華還載甲夜入且于之

隧宿於莒郊

二子齊大夫且于隧狹路

明日先遇莒子於

蒲侯氏

蒲侯氏近莒之邑

莒子重賂之使無死曰

請有盟

欲以盟要二子無致死戰

華周對曰貪貨棄命

亦君所惡也

華周即華還

昏而受命日未中而

棄之何以事君莒子親鼓之從而伐之獲

杞梁

杞梁即杞殖

莒人行成

勝大國益懼故行成

齊侯歸遇杞

梁之妻於郊

梁戰死妻行迎喪

使弔之辭曰殖之有

罪何辱命焉

言若有罪不足弔

若免於罪猶有先人

之敝廬在下妾不得與郊弔

婦人無外事故下猶賤也

齊

侯弔諸其室

傳善婦人有禮

疏

夜入且于之隧既入而又得出宿知所入

正義曰

非城邑也故杜以為狹道檀弓說此事云齊莊公襲莒于奪杞梁死焉言于奪則當為地名鄭立引此傳云隧奪葬

相近言其與此一事則謂此亦為地名若是地名不得云且于之隧即如記文蓋當且于之旁別有奪地非此且于

之隧也注婦人至賤也正義曰檀弓云哀公使人弔黃尚遇諸道辟於路畫宮而受弔焉曾子曰黃尚不如杞

梁之妻之知禮也鄭立云行弔禮於野非也然則男子亦不得受野弔而言婦人無外事者檀弓云君遇柩於路必

使人弔之鄭立云君於民臣有父母之恩是男子從柩在野則得野受弔婦人無外事雖從柩亦不得野受弔耳若

男子得受野弔而曾子非黃尚者以黃尚在朝顯著故宜弔於其家若君遇柩於路使人弔之者謂庶人及微小之

臣也檀弓因蕢尚而說此事云杞梁死其妻迎其柩於路而哭之哀則杞梁之妻於時從杞梁柩雖從柩而辭不受弔是由異於男子故也服虔以下從上讀言敵廬在下禮記無下知下猶賤謙言賤妾也齊侯將為

臧紇田與之田邑臧孫聞之見齊侯與之言伐晉

齊侯自道伐晉之功對曰多則多矣抑君似鼠夫鼠晝

伏夜動不穴於寢廟畏人故也今君聞晉

之亂而後作焉作起兵也寧將事之非鼠如何

乃弗與田臧孫知齊侯將敗不欲受其邑故以比鼠欲使怒而止仲尼曰知

之難也有臧武仲之知謂能辟齊禍而不容於魯

春秋正義二十三

國抑有由也作不順而施不怨也夏書曰

念茲在茲逸書也念此事在此身言行事當常念如在己身也順事怨施

也不穴於寢廟正義曰一解鼠不敢穿寢廟墻以為穴者即畏人故也但寢則近人廟則幽靜

鼠不穿廟豈是畏人故知寢廟間雅鼠不即以為穴必須穿壁始敢安處止為畏人故也計燕巢鼠穴自是其常假

喻言之不可執此為難也作不至怨也正義曰服虔云不順謂阿季氏廢長立少也不怨謂惡孟氏立庶也然

則作而不順當如服言傳無惡孟氏之事故不取當謂知其不可而為之是不怨也

經二十有四年春叔孫豹如晉賀克仲孫

羯帥師侵齊夏楚子伐吳秋七月甲子朔

日有食之既

無傳

疏

秋七至之既

正義曰漢書律歷志載劉歆三統之術以為五

月二十三分月之二十乃為一交以為交在望前朔則日食望則月食交在望後望則月食後月朔則日食交正在朔則日食既前後望不食交正在望則月食既前後朔不食而二十一年九月十月頻月日食此年七月八月頻月日食凡交前十五度交後十五度並是食竟去交遠則日食漸少去交近則日食漸多正當交則日食既若前月在交初一度日食則至後月之朔日猶在交之末度未出食竟月行天既而及於日或可更食若前月日在交初二度以後則後月復食無理今七月日食既而八月又食於推步之術必無此理蓋古書磨滅致有錯誤劉炫云漢末以來八百餘載考其注記莫不皆爾都無頻月日食之事計天道轉運古今一也後世既無其事前世理亦當然而今有頻食於術不得有交之所在日月必食日食在朔月食在望日月共盡一體日食少則月食多日食多則月食少日食盡則前後望月不食月食盡則前後朔日不食以其交道既不復相揜故也此與二十一年頻月日食理必不然但其字則變古為篆改篆為隸書則嫌以代簡紙以代縑多歷世代年數遙遠喪亂或轉寫誤失其本真先儒因循莫敢改易執文求義理必不通後之學者宜知此意

春秋正義二十三

十九

楊昌

齊崔杼帥師伐莒

大水

無傳

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

無傳

公會晉

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冬楚子蔡侯陳侯

許男伐鄭公至自會

無傳

陳鍼宜咎出奔楚

陳鍼子八世孫慶氏之黨善名惡之也

疏

注陳鍼子八世孫正義曰世本文也

叔孫豹如

京師大饑無傳

傳二十四年春穆叔如晉范宣子逆之問

焉曰古人有言曰死而不朽何謂也穆叔

未對宣子曰昔甸之祖自虞以上為陶唐

氏陶唐堯所治地大原晉陽縣也終在夏為御龍

氏謂劉累也事見昭二十九年在商為豕韋氏豕韋國名東郡白馬縣東

南有韋城在周為唐杜氏唐杜二國名殷末豕韋國於唐周成王滅唐遷之於杜為

杜伯杜伯之子隰叔奔晉四世及士會食邑於范復為范氏杜今京兆杜縣晉主夏盟為

范氏其是之謂乎晉為諸夏盟主范氏復穆叔為之佐言己世為興家

曰以豹所聞此之謂世祿非不朽也魯有

先大夫曰臧文仲既沒其言立立謂不廢絕其

是之謂乎豹聞之大上有立德黃帝堯舜其次

有立功禹稷其次有立言史佚周任臧文仲雖久不廢

此之謂不朽若夫保姓受氏以守宗枋枋廟

世不絕祀無國無之祿之大者不可謂

不朽傳善穆叔之知言**疏**注陶唐至以上正義曰如杜此注陶唐共為一名即是晉陽縣也

舊例云晉大鹵大原大夏參虛晉陽六名大原晉陽縣也
唯載六名而言不及唐釋例又別記小國所都唐大原晉
陽縣也亦云唐是晉陽而言不及陶則以陶與唐別不是
共為一名也史記云帝堯為陶唐氏韋昭云陶唐皆國名
猶湯稱殷商也案經傳契居商故湯以商為國號後盤庚
遷殷故殷商雙舉歷檢書傳未聞帝堯居陶而以陶冠唐
蓋地以二字為名所稱或單或複也張晏云堯為唐侯國
於中山唐縣然則唐是中山縣名非晉陽也堯自唐侯而
升為天子既為天子乃治於晉陽故杜於晉陽六名言不
及唐記其諸國之都乃云唐是晉陽言堯為天子號曰陶
唐其治在晉陽耳唐非晉陽縣內之地名也舜受堯禪封
堯子丹朱為王者之後猶稱為唐其名不易終虞之世以
陶唐為號故曰自虞以上也 注謂劉至九年 正義曰
昭二十九年傳曰陶唐氏既衰其後有劉累學擾龍于豢
龍氏以事孔甲夏后嘉之賜氏曰御龍 注豸韋至韋城
正義曰鄭語云祝融之後八姓大彭豸韋為商伯矣又曰

彭姓彭祖豸韋則商滅之矣賈逵云大彭豸韋為商伯其
後世失道殷德復興而滅之然則商之初豸韋國君為彭
姓也其後乃以劉累之後代之亦不知殷之何王滅彭姓
而封累後也昭二十九年傳稱夏王孔甲嘉劉累賜氏曰
御龍以更豸韋之後則賜劉累身封豸韋而此云在商為
豸韋氏者杜於彼注云劉累代彭姓之豸韋累尋遷魯縣
豸韋復國至商而滅累之後世復承其國為豸韋氏是杜
解劉累及其後世再封豸韋之事 注唐杜至杜縣 正
義曰以國語杜伯文不連唐知唐杜二國名又以豸韋為
一嫌唐杜亦一故辨之也昭元年傳稱堯遷實沈于大夏
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其季世曰唐叔虞及成王滅唐而
封大叔是言周成王滅唐也周語曰周之衰也杜伯射宣
王於鎬是周有杜國故杜以為成王滅唐遷之於杜為杜
伯也晉語訾柘對范宣子云昔隰叔子違周難奔於晉生
子輿為司空世及武子佐文襄為卿以輔成景後之人可
則是以受隨范賈逵云宣王殺杜伯其子逃而奔晉子輿

士蔦字武子士會也會士蔦之孫是隰叔四世及士會食
邑於范爲范氏也劉炫云案杜於昭元年注云唐人若劉
累之等累遷魯縣此在大夏即如彼言則居唐之人非累
之稟此注何云豕韋國於唐也又據何文知初封於唐後
封於杜乎今知劉說非者彼注雖似有異其義與此不殊
彼傳云唐人是因杜以唐人非一人之稱故云劉累之等
謂累之子孫故云之等也累遷魯縣傳云唐人是因因居
大夏則累之子孫遷居大夏也杜知殷末封之於唐者以
周成王滅唐故也知後封於杜者以宣王時有杜伯故也
是成王之時有唐無杜宣王之時有杜無唐故杜爲此解
劉炫又規云唐非豕韋之胤杜亦未必是後安知滅唐遷
於杜也賈逵注國語云武王封堯後爲唐杜二國以爲並
時爲國非滅唐封杜劉以爲唐非劉累之後又取賈逵注
國語武王封堯後爲唐杜二國以爲二國並封而規杜氏
非也炫謂宣子歷言己之宗族於上世有國有家未必繼
體相承炫於處秦爲劉謂非丘明之筆豕韋唐杜不信元

凱之言己之遠祖數自譏訐或聞此義必將見嗤但傳言
於人懼誤後學意之所見不敢有隱唯賢者裁之 大上
至立言 正義曰大上其次以人之才知淺深爲上次也
大上謂人之最上者上聖之人也其次次聖者謂大賢之
人也其次又次大賢者也立德謂創制垂法博施濟衆聖
德立於上代惠澤被於無窮故服以伏羲神農杜以黃帝
堯舜當之言如此之類乃是立德也禮運稱禹湯文武成
王周公後代人主之選計成王非聖但欲言周公不得不
言成王耳禹湯文武周公與孔子皆可謂立德者也立功
謂拯厄除難功濟於時故服杜皆以禹稷當之言如此之
類乃是立功也祭法云聖王之制祭祀也法施於民則祀
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菑則祀之
能捍大患則祀之法施於民乃謂上聖當是立德之人其
餘勤民定國禦災捍患皆是立功者也立言謂言得其要
理足可傳記傳稱史逸有言論語稱周任有言及此臧文
伯既沒其言存立於世皆其身既沒其言尚存故服杜皆

以史佚周任臧文仲當之言如此之類乃是立言也老莊荀孟管晏楊墨孫吳之徒制作子書屈原宋玉賈逵楊雄馬遷班固以後撰集史傳及制作文章使後世學習皆是立言者也此三者雖經世代常不朽腐故穆子歷言之

注祊廟門 正義曰釋宮云祊謂之門李巡曰祊故廟門名也孫炎曰詩云祝祭於祊謂廟門也 范宣

子為政諸侯之幣重鄭人病之二月鄭伯

如晉子產寓書於子西以告宣子寓寄也曰

子為晉國四鄰諸侯不聞令德而聞重幣

僑也惑之僑聞君子長國家者非無賄之

患而無令名之難夫諸侯之賄聚於公室

春秋正義二十三 二十三 葉敬

則諸侯貳貳離也若吾子賴之則晉國貳賴恃也

之用諸侯貳則晉國壞晉國貳則子之家壞

何沒沒也沒沒沈滅之言將焉用賄夫令名德之與

也德須令名以遠聞德國家之基也有基無壞無亦

是務乎有德則樂樂則能久詩云樂旨君

子邦家之基有令德也夫詩小雅言君子樂美其道為邦家之基所

以濟令德上帝臨女無貳爾心有令名也夫詩大雅言

武王為天所臨不敢懷貳心所以濟令名恕思以明德則令名載而

行之是以遠至邇安毋寧使人謂子子實

生我無寧寧也而謂子浚我以生乎浚取也言取我財以自生

象有齒以焚其身賄也焚斃也宣子說乃輕

幣是行也鄭伯朝晉為重幣故且請伐陳

也鄭伯稽首宣子辭子西相曰以陳國之

介恃大國而陵虐於敵邑介因也大國楚也寡君是

以請罪焉請得罪施陳也敢不稽首為明年鄭入陳傳疏詩云

至名也夫正義曰詩小雅南山有臺之篇旨美也言有樂美之德君子以有樂美之德故為邦家之基本也此詩

春秋正義二十三

二十四

葉

所言言此君子有公德也夫引詩大雅大明之篇詩人謂武王云上天之意臨視女武王矣言武王為天所臨不

敢懷貳於女之心此詩所言言武王有令名也夫樂美君子者言君子有可樂可美之德也劉炫云詩人謂武王云

上天之意臨視女武王故在下臣民無懷貳於女之心也毋寧至生乎正義曰無寧寧也言人等作二事為不取

人財寧使人謂子實能生養我民也為多取人財使人言子不能自活而須我民財以生活乎此二者孰勝也注

焚斃也正義曰焚是燒也象不燒死故訓為斃服虔云焚讀曰債債僵也為生齒牙僵仆其身孟孝

伯侵齊晉故也前年齊伐晉魯為晉報侵夏楚子為舟師

以伐吳舟師水軍不為軍政不設賞罰之差無功而還為下

吳召舒鳩起本齊侯既伐晉而懼將欲見楚子楚

子使遠啓彊如齊聘且請期請會期齊社蒐

軍實使客觀之祭社因閱數軍器以示遠啓彊陳文子曰齊

將有寇吾聞之兵不戢必取其族戢藏也族類也取其

族還自害也秋齊侯聞將有晉師夷儀之師使陳無宇

從遠啓彊如楚辭且乞師辭有晉師未得相見崔杼帥

師送之遂伐莒侵介根介根莒邑今城陽黔陬縣東北計基城是也齊

既與莒平因兵出侵之言無信也會于夷儀將以伐齊水不克

晉合諸侯以報前年見伐冬楚子伐鄭以救齊門于東門

次于棘澤以齊無字乞師故也諸侯還救鄭夷儀諸侯晉侯

使張骼輔躒致楚師求御于鄭欲得鄭人自御知其地利

故也鄭人卜宛射犬吉射犬鄭公孫子大叔戒之曰

大國之人不可與也言不可與等也欲使卑下之大叔游吉對曰

無有衆寡其上一也言在己上者有常分無大小國之異大叔曰

不然部婁無松栢部婁小阜松栢大木喻小國異於大國二子在

幄坐射犬于外二子張骼輔躒幄帳也既食而後食之

使御廣車而行廣車兵車已皆乘乘車乘車安車將

及楚師而後從之乘皆踞轉而鼓琴轉衣裝

近不告而馳之射犬恨故近敵不告而馳皆取胄於橐橐而

胄入壘皆下搏人以投收禽挾囚禽獲也弗

待而出射犬又不待二子皆超乘抽弓而射既免復

踞轉而鼓琴曰公孫同乘兄弟也言同乘義如兄弟

胡再不謀謂不告而馳不待而出對曰曷襄者志入而已

今則怯也皆笑曰公孫之亟也亟急也言其性急不能受

屈 **䟽** 無有至一也 正義曰射犬之意言我與彼俱是

春秋正義卷二十二

二十六

卷

此一也其意言我下鄭卿亦下晉卿彼若是卿我當下之

彼是大夫我不下之注部婁至大國 正義曰釋地云

大陸曰阜大阜曰陵李巡曰大陸謂土地高大名曰阜阜

最大為陵則阜地之高者是丘陵之類也部婁小阜相傳

為然大山有松栢小阜無松栢小阜異於大山喻小國異

於大國不得與大國之人等也服虔云喻小國無賢材知

勇之人而與大國等也注轉衣裝 正義曰踞謂坐其上

也戰車所有可坐其上明是衣囊耳當是盛衣甲之囊

也下云取胄於橐當別有小囊盛胄定本作衣裝曷者

至怯也正義曰曷猶向也向者志入前敵而馳馳入遇

快而出非是故不告也楚子自棘澤還使遠啓彊帥師

送陳無宇傳言齊楚固相結也吳人為楚舟師之役故

在此年夏召舒鳩人舒鳩人叛楚舒鳩楚屬國召楚

子師于荒浦荒浦舒鳩地

使沈尹壽與師祁犁讓

之二子楚大夫

舒鳩子敬逆二子而告無之且請

受盟二子復命王欲伐之遠子曰不可尹

遠子馮彼告不叛且請受盟而又伐之伐無罪

也姑歸息民以待其卒卒終也卒而不貳吾

又何求若猶叛我無辭有庸乃還彼無辭我有功焉明

年楚滅舒鳩傳陳人復討慶氏之黨鍼宜咎出奔楚

言宜咎所以稱名齊人城邾邾王城也於是穀維闢毀王宮齊叛晉欲求媚於天子故為王

城之穆叔如周聘且賀城王嘉其有禮也賜

之大路大路天子所賜車之摠名為昭四年叔孫以所賜路葬張本**疏**注邾王至城之正

義曰傳稱成王定鼎于邾邾周公就而營之謂之洛邑亦名王城其地舊名為邾故以邾為城名周語云靈王二十

二年穀洛闕毀王宮計靈王以二年即位往年為二十二年往年毀壞其城故齊人今歲為王城之也晉

侯璧程鄭使佐下軍代藥盈也鄭行人公孫揮

如晉聘揮子羽也程鄭問焉曰敢問降階何由

問自降下之道子羽不能對歸以語然明然明驥蔑然明

曰是將死矣不然將亡貴而知懼懼而思

降乃得其階階猶道也下人而已又何問焉言易知

且夫既登而求降階者知人也不在程鄭

其有亡覺乎不然其有惑疾將死而憂也

言鄭本小人為明年程鄭卒張本**疏**注問自降下之道 正義曰下注

之道程鄭既得為卿以卿是高位欲降意下人故問自降下之道 其有至憂也 正義曰程鄭忽問降階然明議

其將死故云此程鄭身有罪禍懼奔亡之覺而輒問降階也若不然則有迷惑之疾將死而憂乎何休難此云善言

者君子所尚有小人道之輒為死徵是善言不可出口此未得傳之意也然明者鄭之知人知程鄭以佞媚嬖幸得

升卿位非有謙退止足之心今忽問降階是改其常度以其改常知其將死故疑其知將有亡覺惑疾而憂故能出

春秋正義二三

二十八

楊暹

此語耳善言非其常所以知其死非謂口出善言即當死也趙文子賢人也將死其語偷程鄭小人也將死其言善

俱是失常無所怪惑也

經二十有五年春齊崔杼弑其君光齊侯雖背盟主未有無道

夏五月乙亥齊崔杼弑其君光齊侯雖背盟主未有無道

於民故書臣罪崔杼也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

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

六月壬子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子產之言陳以不義

見入故舍之無**疏**注子產至詳之 正義曰釋例曰陳譏釋例詳之 蔡楚之與國鄭欲求親於晉故伐而

入之晉士莊伯詰其侵小問陳之罪子產答以東門之役故免於譏及其侵蔡既無晉命又無直辭君死主少與師以求媚於晉義取亂略不能以德懷親又不能以直報怨故二大夫異於子產也陳之見伐本以助晉晉不逆勞而以法詰之得盟主遠理故仲尼曰晉為伯鄭入陳非文辭不為功善之也

侯同盟于重丘

夷儀之諸侯也重丘齊地

已巳七月十二日經誤

正義曰僖五年公及齊侯云云會王世子于首止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止公羊傳曰諸侯何以不序一事而再見者前日而後凡也是言前序後摠取省文之義故此直言諸侯猶是上夷儀之諸侯也劉炫云定四年公會劉子云云于召陵五月公及諸侯盟于臯馳杜云復稱公者會盟異處故此亦異處而不言公者炫謂史異辭於彼有規傳云七月經言八月杜以長歷

救之七月十二日有已巳知是經誤也

衛侯入于夷儀

夷儀本邢地衛滅邢而為衛邑

者自外而入之

辭非國逆之例

五年衛滅邢而有之還名其地為夷儀故為衛之邑也釋

則曰國逆國逆又以立為例逆而不立則皆非例所及諸

氏雖夫人姜氏之入皆以為例如此甚多是杜以先儒妄

位而稱侯者晉人稱為衛侯以告魯故書

師伐陳陳猶未服十有二月吳子遏伐楚門

師滅舒鳩

傳在衛侯入夷儀

冬鄭公孫夏帥

師伐陳

楚屈建帥

于巢卒

遇諸樊也為巢牛臣所殺不書滅者楚人不獲其尸吳以卒告未同盟而赴以名

斷

吳子至巢卒 正義曰諸侯不生名此吳子名在伐楚上為卒書名上之以省文猶鄭伯髡頑如會丙戌卒于鄆也

傳二十五年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以

報孝伯之師也

前年魯使孟孝伯為晉伐齊

公患之使告

于晉孟公綽曰崔子將有大志

志在弑君孟公綽魯大夫

不在病我必速歸何患焉其來也不寇

使民不嚴

欲得民心

異於他日齊師徒歸

齊棠公之妻東郭偃之姊也

棠公齊棠公之妻

春秋正義二十三

三

東郭偃臣崔武子棠公死偃御武子以弔

焉見棠姜而美之

美其色也

使偃取之

為己取也

偃

曰男女辨姓

辨別也

今君出自丁

齊丁公崔杼之祖

臣

出自相不可

齊相公小白東郭偃之祖同姜姓故不可昏

武子筮之

遇困

坎下兌上困

之大過

巽下兌上大過

巽下兌上大過困六三變為大過

史

皆曰吉

阿崔子

示陳文子文子曰夫從風

坎

中男故曰夫變而為巽故曰從風

風墮妻不可娶也

風能墮落物者變而墮

故曰妻不可娶

且其繇曰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

宮不見其妻凶

困六三 爻辭

困于石往不濟也

此

險為水水之險 據于茨梨所恃傷也

坎為險兌為澤澤澤之生物

而險者茨梨 恃之則傷

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無所歸也

易曰非所困而困名必辱非所據而據身必危既辱且危 死其將至妻其可得見邪今卜昏而遇此卦六三失位無

應則喪其妻 失其所歸也

崔子曰贅也何害先夫當之矣

寡婦曰贅言棠 公已當此凶

遂取之莊公通焉驟如崔氏

以崔子之寇賜人侍者曰不可公曰不為

崔子其無寇乎

言雖不為崔子 猶自應有寇

崔子因是

是

怒又以其間伐晉也

間晉之難 而伐之

曰晉必將

報欲弑公以說于晉而不獲間公鞭侍人

賈舉而又近之乃為崔子間公

伺公 間隙

夏五

月莒為且于之役故莒子朝于齊

且于役在 二十三年

甲戌饗諸北郭崔子稱疾不視事

欲使 公來

乙

亥公問崔子

問

遂從姜氏姜入于室與崔

子自側戶出公拊楹而歌

歌以 命姜

侍人賈舉

止眾從者而入閉門

為崔子閉公也重言 侍人者別下賈舉

甲

公登臺而請弗許請免請盟弗許請自刃於

廟弗許求還廟自殺也皆曰君之臣杼疾病不能

聽命不能親聽公命近於公宮言崔子宮近公宮或淫者詐稱公陪臣干

擻有淫者不知二命干擻行夜言行夜得淫人受崔子命討之不知他命公

踰牆又射之中股反隊遂弒之賈舉州綽

邴師公孫敖封具鐸父襄伊儂堙皆死八子

皆齊勇力之臣為公所嬖者與公共死於崔子之宮祝佗父祭於高唐高唐有齊別廟

也至復命不說弁而死於崔氏爵弁祭服申蒯

侍漁者侍漁監取魚之官退謂其宰曰爾以怒免宰

之妻我將死其宰曰免是反子之義也與

之皆死反死君之義崔氏殺驥蔑于平陰驥蔑平陰大夫公外

嬖傳言莊公所養非國士故其死難皆嬖寵之人晏子立於崔氏之門外

聞難而來其人曰死乎曰獨吾君也乎哉吾死也

言已與衆臣無異曰行乎曰吾罪也乎哉吾亡也自謂無罪

曰歸乎曰君死安歸言安可君民者豈以陵

穰是主臣君者豈為其口實社稷是

養言君不徒居民上臣不徒求祿皆為社稷故君為社稷死則死之

為社稷亡則亡之謂以公義死亡若為已死而為已

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私暱所親愛也非所親愛無為當其禍

且人有君而弑之吾焉得死之而焉得亡

之言已非正卿見待無異於眾臣故不得死其難也將庸何歸將用死亡之義何所歸趣

門啓而入枕尸股而哭以公尸枕已股興三踊而出

人謂崔子必殺之崔子曰民之望也舍之

得民也合置盧蒲癸奔晉王何奔莒二子莊公黨為二十

春秋左傳卷二十三

二十三

王宗

八年殺慶舍張本叔孫宣伯之在齊也宣伯魯叔孫僑如成十六年奔

齊叔孫還納其女於靈公嬖生景公還齊羣公子納

宣伯女於靈公丁丑崔杼立而相之慶封為左相盟

國人於大宮大宮大廟曰所不與崔慶者晏子

仰天歎曰嬰所不唯忠於君利社稷者是

與有如上帝乃歆盟書云所不與崔慶者有如上帝讀書未終晏子抄答易其辭

因自歆辛巳公與大夫及莒子盟莒子朝齊遇崔杼作亂未去故

復與景公盟大史書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殺之其

弟嗣書而死者二人

嗣續也并前有三人死

其弟又書

舍之南史氏聞大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既

書矣乃還

傳言齊有直史崔杼之罪所以聞

問立嬰以帷縛

其妻而載之與申鮮虞乘而出

二子莊公近臣鮮

虞推而下之

下嬰妻也

曰君民不能斥危不能

殺死不能死而知匿其暱

匿藏也暱親也

其誰納之

行及弇中將舍

弇中狹道

嬰曰崔慶其追我鮮

虞曰一與一誰能懼我

言道狹雖衆無所用

遂舍枕轡

而寢

恐失馬也

食馬而食駕而行出弇中謂嬰

曰速驅之崔慶之衆不可當也遂來奔

道廣

衆得用故不可當

崔氏側莊公于北郭

側瘞埋之不殯於廟

丁亥

葬諸士孫之里

士孫人姓因名里死十三日便葬不待五月

四翬

喪車之飾

諸侯六翬

不蹕

蹕止行人

下車七乘不以兵甲

下車送葬之車齊舊

依上公禮九乘又有甲兵今皆降損

疏

注棠公至大夫正義曰楚僭號稱王故縣尹稱公齊不僭號亦邑

長稱公者蓋其家臣僕呼之曰公傳即因而言之猶伯有之臣云吾公在壑谷也注丁公正義曰謚法遠義不

克曰丁

遇困之大過

正義曰坎下兌上為困兌為澤坎為水水在澤下則澤中無水也易困象曰澤無水困澤

以鍾水潤生萬物今澤無水則萬物困病故名其卦為困也巽下兌上為大過彖曰大過大者過也陽大陰小二陰而夾四陽大者過也 史皆曰吉 正義曰史者筮人也史有多人皆言為吉阿崔子之意也服虔云皆二卦妄也

注坎為至以動 正義曰坎彖云習坎重險也說卦坎為水水之險者為石也石不可動往而遇石是往不濟也

注坎為至則傷 正義曰兌為澤說卦文也釋草云茨藜梨郭璞曰布地蔓生細葉子有三角刺人茨藜有刺是草

之險者踐之則被刺故恃之則傷也 注易曰至所歸正義曰所引易曰易下繫辭文也孔子引此文之辭而以此言述之非所困而困者謂六三是坎坎為水水之險者為石遇石當須辟之非合所困而乃困之故名必辱也非

所據而據謂六三在坎之上澤之下於茨藜之間應當辟之非合所據而乃據之故身必危也石未即害身之物所以云名必辱茨藜害體之物故云身必危既有困辱且復傾危此死時其將至矣妻其可得見乎孔子述此文之義

如是今卜昏而遇此卦是不吉之象也六三以陰居陽位是失位也三應在上上亦陰爻是無應也動而無應是喪失所歸故不見其妻也劉炫云困卦六三上承九四四非三應而三欲附之附之不入自取其困不應為此困而為之名必辱也六三失位而下乘九二以柔乘剛非安身之道不應據而據之身必危也 不為至宅乎 正義曰公

意言冠易得不足惜縱使餘人不為崔子者其可無冠乎況崔子富貴其當自有冠也劉炫云冠是首服之大名周禮司服卿玄冕此崔子之冠蓋玄冕也今知非者以禮運云冕弁兵革藏於私家非禮也崔子冕在公府非助君祭不得用之將以賜人人非是卿何處施用案傳云驟如崔氏以崔子之冠賜人當謂就崔子家以崔子冠賜人當是

玄冠也或冠模制作有異故以賜人也 注干揲至他命正義曰昭二十年傳說齊公孫青聘衛之事云賓將揲主人辭賓曰若不獲扞外役是不有寡君也乃親執鐸終夕與於燎燎即是揲之事扞外役即是干之義也故先儒相

傳皆以干振為行夜說文云振夜戒守有所擊從手取聲
夜扞寇盜手有所擊故以干振為行夜官名也服虔云

曰干扞也詎謀也言受崔子命扞禦謀淫之人有此謬說
故振字或誤從言也今定本作干振受崔子之命又受公

命是為二命故云受崔子命討之不知他命也 又射之
中股 正義曰上未有射公之文而云又射之者以公未

踰牆必已射公但射公不中傳文不載以踰牆射之中股
故傳言其事而云又也 注喪車至六翼 正義曰周禮

縫人掌衣翼柳之材鄭玄云必先纏衣其木乃以張飾也
喪大記云飾棺君黼翼二黻翼二畫翼二鄭玄云漢禮翼

以木為筴廣三尺高二尺四寸方兩角高衣以白布畫者
畫雲氣其餘各如其象柄長五尺車行使人持之而從既

芝樹於壙中檀弓曰周人糝置翼是也是說翼之制也方
言云自關而東謂扇為翼則翼是扇之類也禮器云天子

八翼諸侯六翼大夫四翼鄭玄云八翼者加龍翼二 不
蹕 正義曰禮喪車乘人專道而行無貴賤一也蹕者止

行人也此不止行人略賤之 注下車至降損 正義曰
服虔云下車遣車也雜記云遣車視牢具鄭玄云言車多

少各如所包遣奠牲體之數也然則遣車載所包遣奠而
藏之者與遣奠天子大牢包九箇諸侯亦大牢包七箇大

夫亦大牢包五箇士少牢包三箇大夫以上乃有遣車如
鄭之所言遣車者乃是明器塗車芻靈載所包遣奠藏之

於壙中下車若是明器則甲兵亦是明器當云無甲兵不
得云不以甲兵也杜言送葬之車則謂此為貳車非遣車

也言下車者蓋謂麤惡之車非良車也周禮大行人云上
公貳車九乘侯伯貳車七乘子男貳車五乘則齊是侯爵

法當車七乘耳今傳舉七乘言其不依舊法知齊舊依上
公之禮貳車九乘其送葬又有甲兵今皆降損也用甲兵

者葬是送終大禮法當備列軍陳若漢葬霍光發材官
輕車比軍伍校士軍陳至茂陵以送其葬所以榮之也

晉侯濟自泮

泮

會于夷儀伐齊以報朝歌

之役

朝歌役在二十三年不書伐齊齊人逆服兵不加

齊人以莊公說

以弒莊公說晉也

使隰鉏請成慶封如師

慶封獨使於晉不通諸侯

故不書鉏隰朋之曾孫

男女以班賂晉侯以宗器樂器

宗器祭祀之器樂器鐘磬之屬

自六正

三軍之六卿

五吏三十帥

五吏文職

三十帥武職皆軍卿之屬官

三軍之大夫百官之正長師旅

百官正長羣有司也師旅小將帥

及處守者皆有賂

皆以男女為賂處守守國

者晉侯許之

晉侯受賂還不譏者齊有喪師自宜退

使叔向告於

諸侯

告齊服

公使子服惠伯對曰君舍有罪

以靖小國君之惠也寡君聞命矣

疏

注以弒莊

公說晉也

正義曰劉炫云杜意晉謀伐齊齊人乃弒莊公以說晉也炫謂莊公死後晉始誅伐齊齊人以莊公伐

晉晉欲報伐莊公既以此說晉言晉讎既死今新君服從晉也男女以班正義曰劉炫云哀元年蔡人男女以

辨與此同杜意男女分別將以賂晉也炫謂男女分別示晉以恐懼服罪非以為賂也注五吏至屬官正義曰

此齊以晉將來伐就會賂之則五吏三十帥皆軍內之官也三軍將佐有六與六正數同故以六正為六卿也其五

吏三十帥皆是軍內之官以三軍與六正數同必是在軍之官但軍官不復可知下句言三軍之大夫百官之正長

則軍內羣官足包之矣於大夫之上言五吏三十帥此吏帥未必貴於大夫當以有所掌故先言之耳以吏者治也

故為文職帥者有所率領故為武職杜氏以意而解不能審悉故云皆軍卿之屬官略言之耳既以帥為武職則帥

是大帥下句復云師旅明當小於此帥故杜以下師旅為小將帥董遇云五吏謂一正有五吏為三十帥之長亦以意言之耳俗本三十帥為三十帥非也 注皆以男女為賂 正義曰杜以上句男女以班與賂連文故云皆以男女為賂劉炫以為男女為賂與杜異也 注晉侯至宜退 正義曰案傳會于夷儀伐齊以報朝歌之役齊人以莊公說則晉初伐齊之日未知莊公已死齊人以說方始知之齊既有喪師自須退縱令受賂未合致譏故杜為此解 晉而劉以為齊弒君之後晉始來伐而規杜氏非也

侯使魏舒宛沒逆衛侯衛獻公以十四年奔齊將使衛

與之夷儀崔子止其帑以求五鹿崔杼欲得衛之五鹿

故留衛侯妻子於齊以質之 崔子至五鹿 正義曰衛侯本以妻于奔齊今衛侯將入夷儀崔子止其

帑於齊所以止之以求五鹿故也衛侯若得衛國望以五鹿與齊故止其妻子以質之也 初陳侯

會楚子伐鄭在前當陳隧者井堙木刊

隧徑也堙塞也刊除也 鄭人怨之六月鄭子展子產帥

車七百乘伐陳宵突陳城突穿也遂入之陳

侯扶其大子偃師奔墓欲逃冢間遇司馬相子

曰載余陳之司馬曰將巡城不欲載公遇賈獲賈獲

陳大夫載其母妻下之而授公車公曰舍而

毋辭曰不祥雖急猶不欲男女無別與其妻扶其母以

奔墓亦免子展命師無入公宮與子產親

御諸門

欲服之而已故禁侵掠

陳侯使司馬栢子賂以

宗器陳侯免擁社

免喪服擁社抱社主示服

使其眾男女

別而纍以待於朝

纍自囚係以待命

子展執繫而見

見陳侯

再拜稽首承飲而進獻

承飲奉觴示不失臣敬

子

美入數俘而出

子美子產也但數其所獲人數不將以歸

祝被社司

徒致民司馬致節司空致地乃還

被除也節兵符陳亂

故正其眾官脩其所職以安定之乃還也



注纍自至待命 正義曰宣十二年楚子入鄭鄭伯肉袒牽羊

所以不別以男女囚繫以待命者此雖降服猶望國存故以囚繫男女擬為鄭之僕隸彼則恐其遂滅請俘江南國

已亡滅男女非己之有故與此不同注被除至還也正義曰周禮女巫掌歲時被除釁浴鄭玄云歲時被除如

今三月上巳如水上之類釁浴謂以香薰草藥沐浴彼言被除知此被社是被除也其被除之事當如鄭之言也周

禮有掌節之官節為兵符若今之銅虎符竹使符也陳國既亂致使官司廢闕民人分散符節失二故令陳之司徒

招致民人司馬集致符節司空檢致土地使各依其舊師乃迴還也劉炫云陳國既亂民節與地非復陳有子展子

產心不滅陳各使己之官屬各依其職事致之於陳使民依職領受具其眾官備其所職以安定之乃還也諸官皆

鄭人在軍有此官者蓋權使攝為之未必是正官服虔以為祝與司徒等皆是陳人各致其所主於子產案傳陳侯

擁社自抱以逆又何須祝被之子美數俘獲尚不取何當取其民地使陳致之既致乃還則是滅矣何以云入陳也

秋七月己巳同盟于重丘齊成故也

伐齊而稱同盟

以明齊

疏

注伐齊至同盟正義曰杜以經言同盟傳言伐齊直書諸侯同盟齊人不序於列故據

同盟之言以明齊亦與盟劉炫以為齊直遣慶封如師齊侯不與盟今知非者以五月齊弒莊公之後即立景公及

七月始盟傳言齊成故也明齊侯在會莊十六年同盟于幽傳云鄭成也二十七年同盟于幽傳云陳鄭服也並與

此文同又傳稱重丘之盟未可忘也故知齊亦同盟劉以為齊侯不與盟而規杜氏非也

趙文子

為政

趙武代范旬

令薄諸侯之幣而重其禮

重以

禮待諸侯

穆叔見之謂穆叔曰自今以往兵其

少弭矣

弭止也

齊崔慶新得政將求善於

春秋正義二十三

四十

王疏

諸侯武也知楚令尹

令尹屈建

若敬行其禮道

之以文辭以靖諸侯兵可以弭

為二十七年晉楚盟于宋

疏

注令尹屈建相和望其在後兵息知是新令尹也下文始言屈

正義曰趙文子初始為政與令尹

建為令尹者因伐舒鳩而追序之其實為子馮卒在此盟前故服杜皆以令尹為屈建也

楚遠子

馮卒屈建為令尹

屈建子木

屈蕩為莫敖

代屈建宣

十二年邲之役楚有屈蕩為左廣之右世本屈蕩屈建之祖父今此屈蕩與之同姓名

舒鳩人

卒叛

前年辭不叛

楚令尹子木伐之及離城

離城

舒鳩城

吳人救之子木遽以右師先

先至舒鳩

子

彊息栢子捷子駢子孟帥左師以退五人不及子木

與吳相吳人居其間七日居楚兩軍之間子彊曰久

將墊隘隘乃禽也不如速戰墊隘處水雨請以其

私卒誘之簡師陳以待我簡師精兵駐後為陳我克則

進奔則亦視之視其形勢而救助之乃可以免不然必

為吳禽從之五人以其私卒先擊吳師吳

師奔登山以望見楚師不繼復逐之傳諸

其軍吳還逐五子至其本軍簡師會之吳師大敗遂圍

春秋正義二十三

舒鳩舒鳩潰八月楚滅舒鳩五子既敗吳師遂前及子木共圍滅

舒鳩疏注墊隘慮水雨正義曰成六年注云墊隘歲因也方言云墊下也吳地下溼久駐於此慮水雨大

至民將困病故恐為人所禽制也衛獻公入于夷儀為下自夷儀與甯喜言張

本鄭子產獻捷于晉獻入陳之功而不獻其俘戎服將事

戎服軍旅之衣服異於朝服晉人問陳之罪對曰昔虞闕父

為周陶正以服事我先王闕父舜之後當周之興闕父為武王陶正

我先王賴其利器用也與其神明之後也

舜聖故謂之神明庸以元女大姬配胡公庸用也元女武王之長女

胡公闕父之子蒞也而封諸陳以備三恪周得天下封夏殷二王後又封舜後

謂之恪并二王後為三國其禮轉降示敬而已故曰三恪則我周之自出至于

今是賴言陳周之甥至今賴周德相公之亂蔡人欲立其

出陳相公鮑卒於是陳亂事在魯相五年蔡出相公之子厲公也我先君莊公奉

五父而立之五父佗相公弟殺大子免而代之鄭莊公因就定其位蔡人殺

之欲立其出故我又與蔡人奉戴厲公奉戴猶奉事

至於莊宣皆我之自立陳莊公宣公皆厲公子夏氏之

亂成公播蕩又我之自入君所知也播蕩流移失所

春秋正義二十三

四十二

陳

宣十一年陳夏徵舒弑靈公靈公之子成公奔晉自晉因鄭而入也今陳忘周之大

德蔑我大惠棄我姻親介恃楚眾以馮陵

我敝邑不可億逞億度也逞盡也我是以有往年

之告謂鄭伯稽首告晉請伐陳未獲成命未得伐陳命則有我

東門之役前年陳從楚伐鄭東門當陳隧者井堙木刊

敝邑大懼不競而恥大姬上辱大姬之靈天誘其

衷啓敝邑心啓開也開道其心故得勝陳知其罪授手于

我用敢獻功晉人曰何故侵小對曰先王

之命唯罪所在各致其辟辟誅也且昔天子

之地一圻方千里列國一同方百里自是以衰

襄差降今大國多數圻矣若無侵小何以至

焉晉人曰何故戎服對曰我先君武莊為

平相卿士鄭武公莊公為周平王相王卿士城濮之役文公布

命曰各復舊職晉文公命我文公戎服輔王

以授楚捷不敢廢王命故也城濮在僖二十八年士莊

伯不能詰士莊伯士弱也復於趙文子文子曰其

辭順犯順不祥乃受之冬十月子展相鄭

伯如晉拜陳之功謝晉受其功子西復伐陳陳

及鄭平前雖入陳服之而已故更伐以結成仲尼曰志有之志古

書言以足志文以足言足猶成也不言誰知其

志言之無文行而不遠雖得行猶不能及遠晉為伯

鄭入陳非文辭不為功慎辭哉樞機之發榮辱之主

疏注獻入至其俘正義曰上云數俘而出不將以歸知其空獻功不獻俘也注戎服至朝服正義曰

周禮司服云凡兵事韋弁服鄭玄云韋弁以韎韋為弁又以為衣裳也諸侯之朝服玄冠緇布衣素積以為裳是戎

服異於朝服也 注庸用至滿也 正義曰庸聲近用故

為用也史記陳世家云陳胡公滿者虞帝舜之後也舜傳

禹而舜子商均為封國夏后之時或失或續周武王克殷

求舜後得媯滿封之於陳以奉帝舜祀是為胡公 注周

得至三恪 正義曰樂記云武王克殷未及下車而封黃

帝之後於蕭封帝堯之後於祝封帝舜之後於陳下車而

封夏后氏之後於祀封殷之後於宋郊特牲云天子存二

代之後猶尊賢也尊賢不過二代鄭玄以此謂祀宋為二

王之後蕭祝陳為三恪杜今以周封夏殷之後為二王後

又封陳并二王後為三恪杜意以此傳言以備三恪則以

陳備三恪而已若遠取蕭祝則陳近矣何以言備以其稱

備知其通二代而備其數耳二代之後則各自行其正朝

用其禮樂王者尊之深也舜在二代之前其禮轉降恪敬

也封其後示敬而已故曰恪雖通二代為三其二代不假

稱恪唯以為恪耳 何故侵小 正義曰陳大於鄭而謂

之侵小者言陳對晉為小不言小於鄭也子展伐陳此言

春秋正義二十三

四四

魏

侵謂侵陵之非用兵之侵也 列國一同 正義曰周法

大國王百里此為一同者引夏殷時國小以譏晉國之寬

大權以拒晉耳 注衰差降 正義曰中國七十小國五

十是降差 注樞機至之主 正義曰易繫辭文也鄭玄

云樞戶樞也機弩牙也戶樞之發或明或闇弩牙之發或

中或否以譬言語之發有榮有辱傳言子產善為文辭於

鄭有 榮也 楚蒞為掩為司馬 子不使厄賦 治

數甲兵 閱數 甲午蒞為掩書土田 度山

林 度量山林之 鳩數澤 得焚燎壞之欲以備田獵

之 辨京陵 辨別也絕高曰京大阜曰 表淳鹵 淳鹵

之地表異 數疆潦 疆界有流潦者 規偃豬 偃豬下

輕其賦稅 數疆潦 計數減其租入 規偃豬 濕之地

之地表異 數疆潦 計數減其租入 規偃豬 濕之地

輕其賦稅 數疆潦 計數減其租入 規偃豬 濕之地

數疆潦 計數減其租入 規偃豬 濕之地

規偃豬 濕之地

濕之地

規度其受水多少 **町原防** 廣平曰原防隄也隄防間地不 **牧**

隰臯 隰臯水岸下濕 **井衍沃** 衍沃平美之地則如周禮制以為井田六尺為

步步百為畝畝百為夫九夫為井 **量入脩賦** 量九土之所入而治理其賦稅 **賦車**

籍馬 籍疏其毛色歲齒以備軍用 **賦車兵** 車兵甲士 **徒兵** 步兵 **甲楯**

之數 使器仗有常數 **既成以授子木禮也** 得治國之禮傳言楚之所

以疏 注庀治正義曰庀訓為具而言治者以下說治賦之事治之使具故以庀為治也 注鳩聚至之

處正義曰鳩聚釋詁文也釋地有十藪李巡曰藪澤之別名也周禮澤虞有大澤大藪小澤小藪鄭玄云澤水所

鍾也水希曰藪其職云若大田獵則萊澤野是藪為曰獵之處或焚其草則散失澤藪之用故聚成使不得焚燎之

也注辨別至之地正義曰釋丘云絕高為之京非人為之丘李巡曰丘高大者為京也孫炎曰為之入所作也

則京為丘類人力所作也釋地云大陸曰阜大阜曰陵李巡曰大陸謂土地高大名曰阜阜最大為陵也檀弓稱趙

文子與叔譽觀于九原觀晉諸大夫之墓也僖三十二年傳云穀有二陵焉其南陵夏后臯之墓也故知別丘陵以為葬墓之地

注淳鹵至賦稅正義曰賈逵云淳鹹也說文云鹵西方鹹地也從西省象鹽形安定有鹵縣東方

謂之斤西方謂之鹵呂氏春秋稱魏文侯時吳起為鄴令引漳水以灌田民歌之曰決漳水以灌鄴旁終古斤鹵生

稻梁是鹹薄之地名為斤鹵禹貢云海濱廣斤是也淳鹵地薄收穫常少故表之輕其賦稅 注疆界至租入 **正**

義曰賈逵以疆為疆墾墾之地鄭眾以為疆界內有水

潦者案周禮草人凡糞種疆墾用蕒鄭玄云疆墾強堅者

則疆地猶堪種植非水潦之類故從鄭眾之說數其疆界水潦者計數減其租稅也孫毓讀為疆潦注云砂磔之

田也 注偃豬至多少 正義曰禹貢徐州大野既豬孔安國云水所停曰豬檀弓云有弒其父者濟其官而豬焉是豬者停水之名偃豬謂偃水為豬故為下溼之地規度其地受水多少得使田中之水注之 注廣平至頃町

正義曰廣平曰原釋地文李巡曰謂土地寬博而平正名曰原釋丘云墳大防孫炎曰謂隄也隄防之間或有平地不得平正以為井田取其可耕之處別為小頃町也說文云町田踐處曰町史游急就篇云頃町界畝是町亦頃類

故連言之也謂廣平為原者因爾雅之文其實此原謂隄防之間也劉炫云廣平曰原土地寬平當與隄相配非是不得為井田也釋地茫陸阜陵阿之下云可食者曰原孫炎曰可食謂有井田也陵阿山田可種穀者亦曰原也謂彼陵阿之間可食之地非廣平也 注隄阜至之地 正

義曰釋地云下溼曰隄李巡曰下溼謂土地宏下名為隄也詩云鶴鳴于九臯毛鄭皆以臯為澤之坎是臯為水岸也下溼與水岸不任耕作故使牧牛馬於中以為芻牧之

卷之三

甲六

丁辛

注衍沃至為井

正義曰周禮大司徒以土會之法

辨五地之物生四曰壤衍五曰原隄衍地高於原也傳稱

郇瑕氏之地沃饒魯語云沃土之民逸則衍沃俱是平美之地衍是高平而美者沃是下平而美者二者並是良田故如周禮之法制之以為井田賈逵云下平曰衍有澆曰沃所指雖異俱謂良美之田也六尺為步以下皆司馬法

之文自度山林以下至此有九事賈逵以為賦稅差品其注云山林之地九夫為度九度而當一井也藪澤之地九夫為鳩八鳩而當一井也京陵之地九夫為辨七辨而當一井也淳鹵之地九夫為表六表而當一井也疆潦之地

九夫為數五數而當一井也偃豬之地九夫為規四規而當一井也原防之地九夫為町三町而當一井也隄臯之地九夫為牧二牧而當一井也衍沃之地畝百為夫九夫為井周禮小司徒云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鄭玄云隄

臯之地九夫為牧二牧而當一井今造都鄙授民田有不

易有一易有再易通率二而當一是一是之謂井牧是鄭賈同

此說也案周禮所授民田不過再易唯有三當一耳不得有九當一也山林藪澤京陵偃豬本非可食之地不在授民之限雖九倍與之何以充稅而使之當一井也且以度鳩之等皆為九夫之名經傳未有此言故杜不用其說

量入脩賦 正義曰量其九土所宜觀其收入多少乃準其所入脩其賦稅其九土之內偃豬示陵無物可入而言

九土之所入者摠言之 賦車籍馬 正義曰賦與籍俱是稅也稅民之財使備車馬因車馬之異故別為其文

賦車兵徒兵 正義曰車兵者甲士也徒兵者步卒也知非兵器者上云數甲兵下云甲楯之數故知此兵謂人也

劉炫云兵者戰器車上甲士與步卒所執兵各異也司兵掌五兵鄭衆云五兵者戈殳戟酋矛夷矛又曰軍事建車

之五兵鄭玄云車之五兵鄭司農所二者是也步卒之五兵無夷矛而有弓矢事武當然 十二月吳

子諸樊伐楚以報舟師之役舟師在二十四年也門于

春秋卷之二十三

四十七

齊魯

巢攻巢門巢牛臣曰吳王勇而輕若啓之將

親門啓開門也我獲射之必殪殪死是君也死

疆其少安從之吳子門焉臣隱於短牆

以射之卒楚子以滅舒鳩鳩子木辭曰先

大夫蒍子之功也以與蒍往年楚子將伐舒鳩蒍子馮請退師

以須其叛楚子從之卒獲舒鳩故子木辭賞以與其子 晉程鄭卒子產始知

然明前年然明謂程鄭將死今如其言故知之問為政焉對曰視民

如子見不仁者誅之如鷹鷂之逐鳥雀也

子產喜以語子大叔且曰他日吾見蔑之

面而已

蔑然明名

今吾見其心矣子大叔問政

於子產子產曰政如農功日夜思之思其

始而成其終朝夕而行之行無越思

思而後行如

農之有畔

言有次

其過鮮矣衛獻公自夷儀

使與甯喜言

求復國也

甯喜許之大叔文子聞

之

大叔儀也

曰嗚呼詩所謂我躬不說皇恤我

後者甯子可謂不恤其後矣

皇暇也詩小雅言今我不能自容說

春秋三義二十三

四十八

沈考

何暇念其後乎謂甯子必身受禍不得恤其後也

將可乎哉殆必不可君

子之行思其終也

思使終可成

思其復也

思其可復行

書曰慎始而敬終終以不困

逸書

詩曰夙夜

匪解以事一人

一人以喻君

今甯子視君不如弈

棋

弈圍棋也

其何以免乎弈者舉棋不定不勝

其耦而況置君而弗定乎必不免矣九世

之卿族一舉而滅之可哀也哉

甯氏出自衛武公及喜九世也

疏

我躬至我後不困

正義曰詩小雅小弁之篇書曰至

正義曰尚書蔡仲之命云慎厥初惟厥終終

以不因此所引者蓋是彼文學者各傳所聞而字有改易
或引其意而不全其文故不同也 注弈圍棋 正義曰
方言云圍棋謂之弈自關東齊魯之間皆謂之弈蓋此戲
名之曰弈故說文弈從廿言竦兩手而執之孟子稱弈秋
善弈秋人自以善弈而著名也棋者所執之子故云弈者
舉棋不定不勝其耦謂舉子下之不定則不勝其耦是棋
爲子也以子圍而相殺故謂之圍棋沈
氏云圍棋稱弈者取其落弈之義也

春秋正義卷第二十三

